永远的红飘带

◎平顶山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毛玺玺 杨沛洁 常洪涛

伏牛山东麓，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保安镇杨令庄村，有一段路，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历史。

9月秋日的午后，村庄安静得能听见风从山坡上滑下来的声音。五里坡并不高，却恰好扼住南北通道，楚长城遗址的石墙基座还在，和树根缠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石头，哪些是长在石头上的岁月。村口的老人们说起红军，浑浊的眼睛里透出光来——那些故事，是他们的祖辈、父辈传下来的，讲了一代又一代。

92年前，一支队伍从这里经过，在风雪中打了一场生死仗。

92年后，当年红军冲下去的那道坡，成了红色教育基地的纪念碑。碑后纪念墙上的几个大字“长征，永远的红飘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纪念碑不远处，是黄花寺水库波光粼粼的水面，是马头山上蜿蜒而下的七彩滑道，是路边一家接一家的民宿和农家乐。

当年说出“共产党员上”的吴焕先早已离我们而去，但这句话，却在两代党支部书记身上，在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心里，长成了“共产党员干在前”的回响。

一句话的历史回响：“共产党员上”

伏牛山东麓，草木茂盛。

五里坡高地静静横卧。坡势并不陡峭，站在坡顶放眼望去，四周视野开阔。2600年前，楚国在此修筑长城，扼守南北通道；92年前，一支衣衫单薄的队伍，在此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1934年11月26日，风雪漫卷。

红二十五军在南阳方城独树镇七里岗经历了一场恶战，伤亡不小。趁着夜色，红军撤出战场，迂回叶县悄悄转移，紧急抢占杨令庄村五里坡高地。

身后，国民党追兵死死咬住不放。一旦被撵上，这支疲惫至极的队伍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经过七里岗的战斗失利，五里坡成了生死隘口。军部命令手枪团留下阻击，军政委吴焕先一声令下：“共产党员上！”一个个坚定的身影成为五里坡阻击战的堡垒，手枪团政委宋兴国率部以生命掩护主力西行。

史料记载，当时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红军将士身着单衣，不少人脚上穿的还是草鞋，手冻得发紫。弹药所剩无几，有人把刺刀卸下来握在手里，有人在脚边摆好了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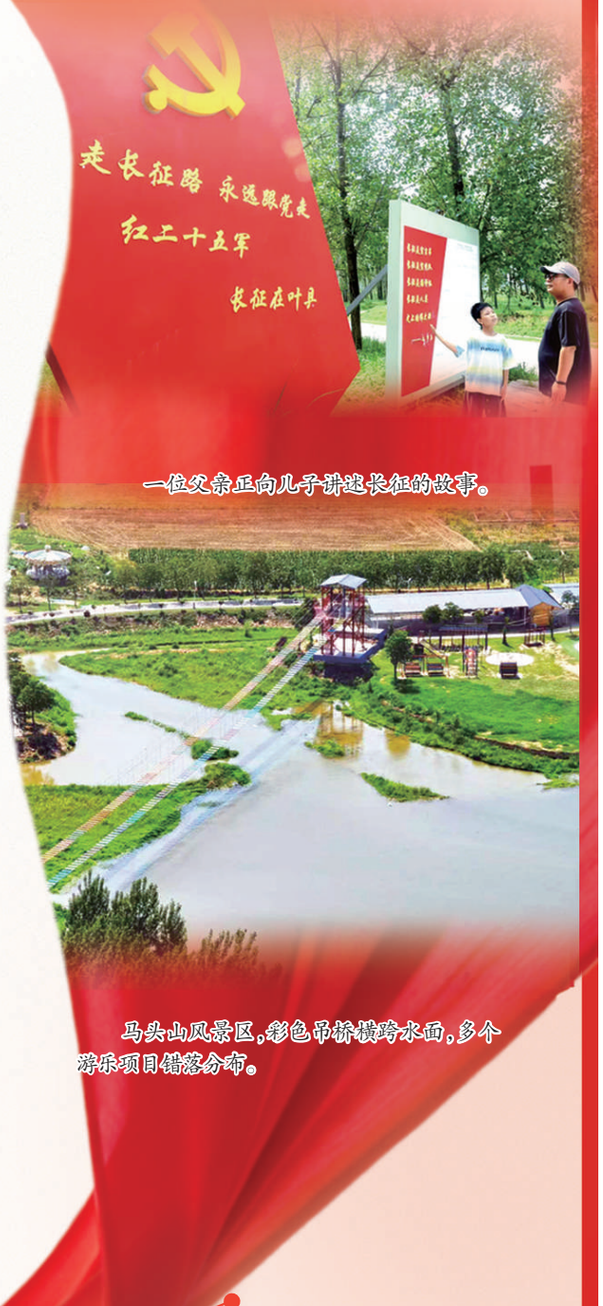
敌军越来越近。

生死关头，共产党员没有退却，枪声、喊杀声在五里坡炸开。机枪手牺牲了，又有战士接过，有人倒下了，立即有人冲上来，硬是打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追击。

那场战斗打了多久，村里的老人已经说不清了。但“共产党员上”这句话，一代代传了下来。

五里坡阻击战，红二十五军将追击之敌死死挡在坡前。主力部队趁机西进，沿着伏牛山脉撕开了一条生路。这支队伍后来抵达陕北，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打下了基础。许多年后，军史专家评价：鏖战独树镇是绝境求生，五里坡阻击战是生死关口的那道闸门。

如今，战场遗址立起了纪念碑。碑不高，站在碑前，能看到整个杨令庄。村里修了红色文化广场，广场不大，每天傍晚都有老人带着孩子来转转。村里还排了一部情景剧——《跟着团长去打仗》，演员大多是村民，穿着灰布军装，拿起道具枪，学着当年红军的样子冲锋。



一位父亲正向儿子讲述长征的故事。

马头山风景区，彩色吊桥横跨水面，多个游乐项目错落分布。

一群人的实干担当：“共产党员干在前”

战斗中的那句话，没有止于历史。

杨令庄村地处伏牛山、桐柏山余脉交会处，境内有楚长城方城关古寨遗存和黄花寺水库，山水俱佳。但早些年，守着好山好水，村民的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

进村的道路窄且曲折，两辆车错不开。游客想来，拐几个弯就放弃了；山里的核桃、柿子熟了，运出去要费好大周折。群众心里急，村干部心里更急。

2017年，村里下定决心拓宽通村路和入村主干道。规划一出来，矛盾也跟着来了——路要拓宽，就得征地，就要拆院墙、砍树、让地。讲了一辈子乡情乡谊的村民，到了自己头上，都不愿意第一个松口。

关键时刻，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李聚家站了出来。

他家的养鸡场就在规划道路的节点上，经营了多年，正是效益最好的时候。村“两委”会上，他只说了一句话：“先拆我的。”

2017年，因道路拓宽，养鸡场的院墙被率先拆除。2018年，随着餐饮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小吃街全面建设，养鸡场全部拆除，前前后后加起来，李聚家损失60多万元。腾出来的地块，成了进村大道的起点，也成了游客服务中心、小吃街的落脚地。

“村党支部书记都把鸡场拆了，咱还犟啥？”村里的党员随后动了起来。村“两委”成员带头让出菜地，年轻党员主动做亲属的工作。白天，干部们踏着田埂丈量地界；晚上，打着手电筒挨家挨户做工作。

路通了，水也来了。饮水改造、电网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同步推进。危房拆了盖新的，污水有了收集管道，村道两旁种上了树。2018年底，杨令庄村摘掉了贫困帽子。

脱贫之后，村党支部没有松劲。每周一的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聚在红色文化广场上，站在五里坡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有老党员发言时说：“当年吴政委喊‘共产党员上’，现在咱喊‘共产党员干在前’。喊法不一样，意思一个样。”

2021年底，李聚家卸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接替他的是儿子李伟同。

李伟同上任后，把父亲没干完的事一件件接着干——推动马头山景区提档升级，招商引资建设滑雪场，挖掘楚长城文化资源。

近段时间，李伟同忙着和村干部商量景区停车场扩建的事。他说：“父辈把路修通了，把景区建起来了，俺这一辈人得把名气打出去，让更多人来杨令庄。”

从李聚家到李伟同，父子接力传下来的，不只是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更是一种精神。战争年代，党员冲在最前面，是拿命换大家的命；和平年代，党员干在最前面，是拿自己的辛苦换大家的幸福。道理没变，传承也没断。



位于杨令庄村的车安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行车记录仪生产线运转繁忙。

一条路的诗和远方：1号公路铺展振兴画卷

叶县1号公路修通后，杨令庄村一下子“活”了。

这条路像一根银线，也像一条飘带，把楚长城遗址、五里坡红色教育基地、马头山景区、黄花寺水库等连在一起。原来藏在山里的风景，现在铺在路边，开车走一趟，山水、古寨、红色遗迹尽收眼底。

村里探索出了“村集体+农户+第三方”的合作模式，村集体占股51%，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马头山景区提档升级，高山崖壁水滑道挂在半山腰，玻璃观景台探出山崖，七彩滑道沿着山坡铺开，露营广场、湖上游船陆续投用。景区自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营业收入700多万元。

景区直接带动本村及周边群众150多户从事旅游服务行业。村民李金圈把自家房子改成了湖光民宿，推开窗就是黄花寺水库，碧波映着青山，山脊上的风车缓缓转动。周末和节假日，房间要提前一周才能订到。

村民万环开的“温馨人家”农家乐，招牌是地道的农家菜。赶上节假日，一天要接待20多桌客人。饭点来人，老板娘常赔着笑说：“下拨吧，坐不下了。”

景区周边，炸串摊、凉皮摊、土特产摊一个挨着一个。摊主大多是本村人，农闲时支个摊，一天能挣个百八十元钱。小吃街带动了25人稳定就业，全村一半以上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村集体的腰包也鼓了。村级光伏电站每年增收6万元，叶县双汇牧业有限公司租地费每年6.8万元，风电入股分红每年12万元，国储林租金每年12万元，餐饮服务中心租赁费每年3万元，烟炕租赁费每年3万元，小吃街房屋租赁费每年3万元——几项加起来，村集体年收入稳定在45万元以上。集体有了钱，首先想着老百姓——村民的医疗保险、居民全能保险，全部由村集体统一缴纳，不再由个人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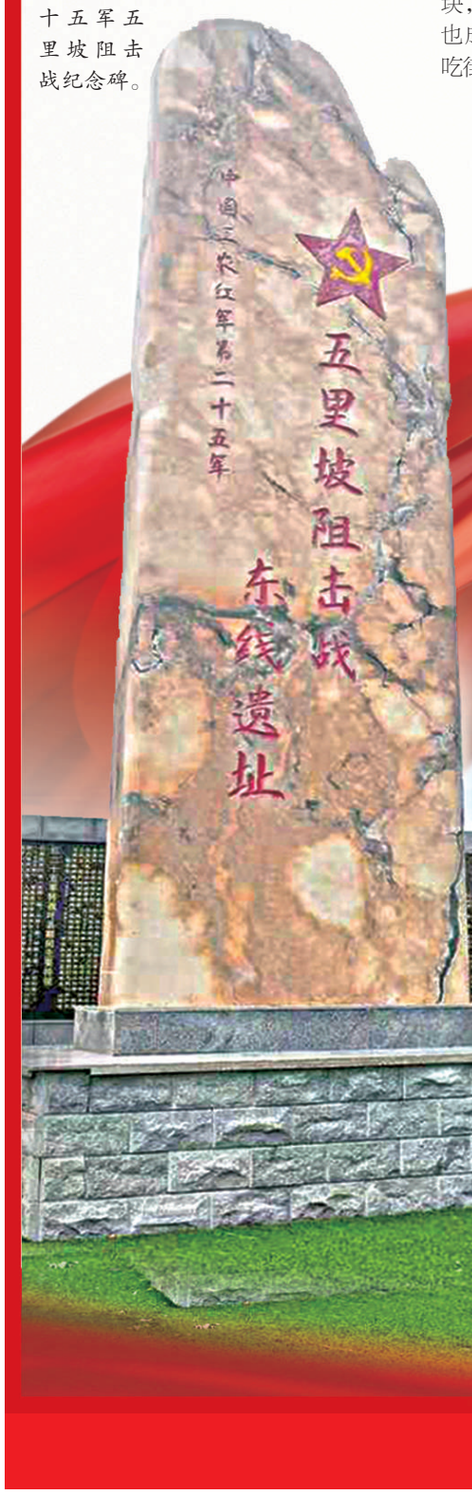
村道两旁，两万多棵乌桕树已经成林。秋天一到，叶子由绿转黄、由黄变红，层层叠叠，来拍照的游客一拨接一拨。油菜花节、农民丰收节、公路自行车赛，一年到头活动不断。小吃街上，白天烟火升腾，傍晚时分最热闹——水库边烧烤小岛上飘起炊烟，孩子的笑声响彻山谷，老人坐在广场的石凳上，看着人来人往。

92年前，五里坡上那一声“共产党员上”，冲出了红军的生路。92年后，叶县1号公路串起了杨令庄村的振兴路。

二万五千里长征，红飘带在华夏大地上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在杨令庄村，这条飘带只画下了小小的一笔。但恰恰是这一笔，让一个村庄记住了什么叫牺牲，什么叫担当。

烽火早已远去，呐喊犹在耳畔。

今天的杨令庄，楚长城古韵犹在，红色遗址庄严肃穆，绿水青山焕发新机。这片浸染过硝烟的土地上，故事的结尾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群人接着往前走。



红二十五军五里坡阻击战纪念碑。

■记者手记

一代接着一代干

在杨令庄村采访时，“共产党员上”这句话一次次从不同人口中说出来。80多岁的老人说，60多岁的大叔说，30多岁的村干部也说。他们讲述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眼神一样笃定，像是在讲述一个必须要传下去的信念。

见到村党支部原书记李聚家的时候，这句话又冒了出来。他拆了自家的养鸡场给村里修路，前前后后损失60多万元。站在当年鸡场的位置，指着如今宽阔的大道和游客服务中心，他说了句：“先辈拿命冲，咱拿家底干。道理一样。”

李聚家卸任后，接替他的是儿子李伟同。三十出头的李伟同说话干脆利落：“父亲在前，我在后，我跟着他干的，继续干！”

走在叶县1号公路上，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感觉更强烈了。当年红军用命冲出来的那条生路，如今成了一条通向振兴的路。1号公路既串起了红色历史，也串起了老百姓越来越红火的日子。

“一句话”被记住，“一群人”接续干，“一条路”走得宽。

黄花寺水库沿岸风光。

本版图片均由平顶山日报社全媒体记者田跃荣摄